



文・圖——涂建廷（台東縣桃源實驗小學民俗技藝課程講師）

ブヌン族の布を織る
Weaving for Bunun People

織一塊布農族的布

很久沒織布了。回想起我的織布歷程，跟我現在所追求的好像漸行漸遠，又那麼密不可分。織布這件事已經不像以前把一塊布完成這麼簡單，為什麼要織布這件事情，以及怎麼織之類的事情反而重要許多。

最初的接觸

最初接觸織品是在我退伍後決定留在阿布斯工坊的第一年期間，跟許多初接觸織品的初學者一樣，期待趕快完成第一個作品、趕緊繼續下一次的設計，日夜趕工地穿梭打緯，不斷輪迴。

那時每次織布都在想，我想織一塊布農族的布，但實際上又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除了思索一塊布除了能讓人一眼就連結到布農族外，真正能表現布農族的織品又是什麼？「百年前的時空環境下要如何才能織作出一塊屬於布農族的布」這個問題也是去年才慢慢歸納出的命題與目標。以現在的環境看，把衣服穿回去，文化也不會這樣就回來了。男獵女織，過往的生活不復存在，不再上山的男人，失去了獵場，失去與山的聯繫，而女人失去了織機，失去關於傳統染織

技術的一切。不過好險我沒生在那個想學織布會被打斷腿的年紀，這也算是一種幸運。

從打造自己的織機開始

不被需要的事物連被取名字的資格都沒有，接著被遺忘，這是在部落學到的觀點之一，十足十的實用主義。在製作屬於自己的織機開始時，一直很執著於何謂「最適合的材料」這種事，問遍了所知的可能材



布農族款式經卷桶。



芋麻纖維處理。

使是同一種樹，向陽與降雨所造成的差異就足夠讓族人分辨是否適合採集，就像植物學上的黃藤只有一種，老人眼中的黃藤卻是兩種：黃藤或水藤（水份過多的黃藤），憑藉著自身對環境的感受與週遭地形的差異觀察出兩者的不同，進而辨識該植株是否合宜，免去了千辛萬苦入山採集的材料一下山

後才發現不適用與被嘲笑的窘境。

通常一場風災過去，隨著崩塌、倒木、積水等種種因素就足以改變一個區域的採集種類，我還記得某次颱風過後的崩塌造成積水，而心目中預想砍伐的樹整株隨著泥沙栽進水裡，望著只剩露出樹頭的它，心中只能想著「可能山神也很喜歡它吧」，這麼安慰自己，繼續尋找下一個目標。

製作第一組織機其實不是布農款，而是南澳泰雅族的款式（泰雅耆老韋建福老師指導），雖然早就知道兩個族群的差異，但分配到自己的材料時，只能望著半個人高、腰粗般的木頭興嘆，不知如何下手。拜現代鏈鋸之賜卻也敲敲鑿鑿了三天才把經卷桶做個大概，扛著3、40公斤的經卷桶上武塔車站的階梯又一路自花蓮轉車回臺東的艱辛路程加深了我勢必要做一組屬於自己的布農族布箱（整組套件不會超過八公斤，果然是個三不五時就遷徙的族群）。

製作時也有許多織女拖著老公加入，太魯閣、布農、阿美都列在其中，一邊比較自己慣用織具的差異，一邊指使老公該如何依照自身習慣修正織具比例的畫面，讓我好像回到了我

那時每次織布都在想，我想織一塊布農族的布，但實際上又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除了思索一塊布除了能讓人一眼就連結到布農族外，真正能表現布農族的織品又是什麼？「百年前的時空環境下要如何才能織作出一塊屬於布農族的布」這個問題也是去年才慢慢歸納出的命題與目標。



料，最後就是「都可以，依照你」這類差不多的話，選用特定材料對阿公來說似乎不是那麼特別重要。而是要瞭解這樣材料的屬性與特性後選擇加工，在台東地區布農族愛用的材料不見得是南投地區布農族的第一名，原因無他，因為生活環境的差異造成植被林相的差異，即



一直想追尋的場景，男人製作織機送給女人，而女人為整個家族織作衣裳，雖然只能在腦海中幻想，但是現場感受的卻是一份又一份十足十的心意。爾後因緣際會之下得到了一段此寸適當的梧桐才開始布農織機的製作。果然啊！時間到了適合你的終究會自己出現。

從苧麻到織布

看著一卷卷空的線軸總是讓我感到煩躁。在整經的過程中總是會留下一卷卷的線軸，滾來滾去的讓我十分煩躁，整理成一箱又一箱漸漸連走路的位置都沒有，就算整箱清掉了還是擔心這些無法回收的線軸最終會流落何方，想到這裡，開始覺得自己的布不那麼「乾淨」，開始嚮往能用自然纖維織布，好在阿布斯工坊



野外採集。

苧麻線製作的過程非常繁瑣，種麻、刮麻、洗麻、晒麻、績麻、紡紗、煮線、晒線、染色等步驟，開始接觸自然纖維之後，開始擔心田裡的狀況，織布這件事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連線都沒有的人，是無法織布的！



裡最多的就是苧麻，滿坑滿谷的苧麻。

2015年時因為台東縣政府文化處的村落計劃而把將近兩分的閑置田地整好，開始大規模的種植苧麻公有田，把hulas ciwa（部落耆老）交付給我們的責任埋進土裡發芽，慢慢變成每個月一期的噩夢（苧麻採收取刮織有時間限制，採收下來的苧麻剝皮後最多兩天內得刮取纖維，否則會開始腐爛，對於初期人手不足的工坊來說是非常冗長的工作）。

苧麻線製作的過程非常繁瑣，種麻、刮麻、洗麻、晒麻、績麻、紡紗、煮線、晒線、染色等步驟，開始接觸自然纖維之後，開始擔心田裡的狀況，織布這件事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連線都沒有的人，是無法織布的。

苧麻線的消失比織布這件事來得早、來得快。畢竟，一通電話就能把美麗的色紗送到家裡來，怎麼還會想回到田裡頂著太陽拔草呢？處理自然纖維是非常慢、非常需要耐心的過程，自種下的那一刻起，離一件衣服的距離好像永遠不可能，但是方向又是那麼清晰，差別在於我要走多久？苧麻種再多卻沒時間刮麻，



刮好麻卻沒時間紡線，紡線完卻沒時間染色，好不容易染完色了織機還在山上綠意盎然，等著我去帶他回家。

承載著靈魂與心意的織品

如何連結到「織」這件事外的所有因素，都是完成一塊屬於布農族的布所該考慮的因素，採集用的皮衣、網袋、藤籃、草鞋，染色用的薯榔、鹿角紡錘、箭竹紡桿等，脫離了山，一塊布就顯得輕飄飄，即使圖紋色彩相仿，也無法完整詮釋出屬於布農族織品上表現出反應生活環境與民族美感的靈魂，經緯之間傳達的，還有一份為了使用者所設計的一份心意，就是這份心意，才能承載布農織品的重。

有時候真不知道是該慶幸還是難過，雖然不是身為布農族好像不受傳統禁忌的限制影響，長輩耆老們也樂於分享他們的生活經驗與智慧，但所有的事情都必須不斷試驗與嘗試錯誤後才能做出好像符合當時的狀態與樣貌，即便是現在，面對眾多的謎團與思考，也只能陳述個大概，或許在不久的幾個月之後又全盤推

翻這時的邏輯與想法，每一次進入博物館分析研究典藏織品總能更看清楚之前模糊的樣貌，補缺不足的、重新驗證已知。

三年了，一件屬於那個年代的habang（布農男子無袖上衣）依舊遙遠，差別的是，手上的拼圖日漸清晰，我想持續下去，在我有生之年應該可以將所有關於為了織一塊布農族服飾的生活演

繹過一次，一次就好，讓我能貼近那個時代的樣貌，近到下一個也想這麼追尋的人不必重頭開始。

布農族織品的斷層除了傳統服飾不再被需要之外，也跟傳統生活模式改變有關，追尋傳統生活的過程路途遙遠，像是破碎的拼圖，而每個人身上都掌握一點點線索。感謝這三年在我身邊阿公、邱春女老師、孫業琪老師、余桂蘭老師、部落耆老等，他們都是追尋路途上非常重要的指引者，還有一群樂於分享的朋友支持與鼓勵，十足的感謝。◆



涂建廷

嘉義縣太保市人，現居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巴喜告部落），1991年出生。台北科技大學畢業。曾任阿布斯布農傳統服飾工作室計劃管理員、台東縣村落再造及社區發展計劃主持人、台東縣部落大學網袋

與苧麻助教、桃源實驗小學民俗技藝課程講師。在最有時間的日子，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想成為一個真正能在山上生活的人。